

優異獎

江南

冷靜怡

到底是多長的距離，可以讓我看到你卻無法接觸，到底有多長的時間，讓我們無法分辨我們之間的相聚和離開孰長孰短。

終於我還是沒能夠控制自己的衝動，在離開家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坐上了回去的飛機，從決定到行動，不超過一個星期。一瞬間的意念，一個星期的時間，換來了四個清晨的夢境。天還沒亮的時候，我走在去車站的路上，我偷偷走在自己的路上，沒有人知道我正向我的任性走去。路途的奔波，奔波的辛勞，似乎統統不存在，在我看到他的瞬間，深深呼出一口氣，我知道自己找到了要尋找的東西。

坐在他身後，輕騎一路駛去，風還是如同一個月前一樣吹動我已經長過肩的長髮。回想相識之前，我總是恍惚終日，總是對著初見的人露出羞澀的笑容，讓他們好感於我的隨和單純，然後對著身邊的兄弟朋友們大聲說笑，他們以為看到了我內心的豪爽和瀟灑……有的時候蒙蔽別人到最後則連自己都蒙蔽了，於是混亂的更加混亂，到最後我也放棄去看清自己了。前面一個紅燈，輕騎停了下來，於是我的頭髮安靜的落到我的肩上，他的頭髮也長了，不過完全不似我的柔軟細長，粗粗黑黑的，男孩子的頭髮哦。我不覺微笑起來，輕輕靠在他的背後，感覺到如同一個月前一樣的溫度，心中微微詫異到有些東西似乎並沒有改變，不知道是否將來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性。

坐在如家的前臺邊的沙發上，如家真得讓我喜歡，亮黃色和淺綠色配合在一起，歡快而有活力，可能是我所缺乏的東西，也可能是我永遠無法得到的東西，才會讓我如此的為之感動。掀開窗簾，看到他走出去的背影，步子還是這樣有條不紊甚至有些慢，就像聚會那一

天，他從門外走進來，不緊不慢的步伐和神態，一時間牽住了我的視線和思維……櫃檯的一個年輕小夥子把房卡給我，我說等一下，他走開了，然後對著他笑，於是他也對著我笑，其實他哪裏知道我的笑容是我控制不住的幸福感漫溢出來的啊。

如家的房間還是那麼明亮寬敞，我換上新買的七分袖的衣服，黑色的棉衫，領口和衣沿是白色的邊，領子的左前方有一個用白色的帶子紮起的蝴蝶結，這樣的衣服，彷彿是為了今天我量身定做的，清純的不沾一絲灰塵。可能這一次我真的打算完美到底了，挑了一瓶午後的紅茶拿在手中，聽著他溺愛的撥弄我的頭髮說我像赫本，然後衝著他純純傻傻的笑，那一刻我真的希望，那些我們走過的路，那些有燒烤有小龍蝦有籃球場的路，能永遠記住這兩個身影，永遠記住這樣的笑容和美麗。

阿星幫我剪了頭髮，雖然等了好久好久，我卻一點都沒有不耐煩，看著鏡子裏自己濕濕的頭髮被毛巾高高的包起來，顯出了我脖子的曲線，心想哪一天我做新娘的時候把頭髮盤起來也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吧，於是有些發呆了。阿星是個長得漂漂亮亮的男孩子，頭髮很時尚說話很甜笑得很歡快，他嚷嚷著要聽著歌聲幫我剪頭髮，於是那一首《江南》開始了：

「風到這裏就思念，粘住過客的思念
雨到了這裏粘成線
纏著我們留戀人世間……」

悠揚絕美的旋律從那一刻開始就一直盤旋在我耳邊，我的頭髮理所應當的有了適當的長度，在阿星的道別聲中，他帶著我飛馳而去，頭髮

飄揚的瞬間帶動著江南的節奏「不懂怎麼表現溫柔的我們，還以為殉情只是古老的傳言……」我將臉埋在他背後，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離開之前，再也沒有找到房卡，其實我相信到了我們這樣的年齡，東西已經不太可能丟掉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很多東西要找的時候永遠都看不到的，不知道哪一天就會突然冒出來呢。

我們在開車前10分鐘跳上了去向杭州的K47次列車，心中彷彿是回家般的安寧，杭州仍然和一個月前同樣炎熱，看著時刻表準備買回城的車票，有些唏噓，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必在到來的時候就想著離開該多好。杭州的如家明顯比上海的小很多，服務員竟然全都是女孩子了，這倒是挺奇怪的，她們穿著綠葉紅花的衣服，有些水鄉的味道，倒顯得我是一個遊客闖入了這一方寧靜。

九百碗的湯汁還是那麼濃，味道還是那麼重，西瓜汁還是那麼甜，以至於我倒現在還對那個味道如癡如醉，不再想要其他飲料，我總是這樣，極端著矛盾著……任性著。

原本想和他一起去酒吧喝酒，但是我實在太不濟事，幾口下去就會發熱發瘋，於是熱情便沒有那麼大了。但是對於紅酒的愛，確是實實在在的，悠長的香味，綿綿的味道，醇醇的熱量，強卻不烈，是我能接受的範圍，其實也是俘獲我的方式吧……

似幻似真的夢境延續著，杭州的第二天，在微微有些濕潤的空氣中，我們一步一步走在寂靜的路上，路過一家一家小店，有心情就進去逛一下。很喜歡如家旁邊麵包房，喜歡推開玻璃的門時有風鈴響的聲音，喜歡小小的架子上各種可愛的麵包蛋糕，還有特製的榨菜鮮肉月餅，一清早有一個確定的地方去買早餐是多麼愜意的事情。似乎每次我們去杭州都能遇到一見鍾情的小店，拿一張名片，有空就看看想想，慢慢慢慢的，我們就這樣愛上了這個城市，也算是愛情呢。

照例去了我們曾經在凌晨去過賣餛飩的店，那時候我穿著一身男裝的睡衣，黑白花色

的長長的衣袖長長的褲管，穿著黑色的拖鞋，拖著他的手一開始畏畏縮縮後來大搖大擺的走在沒有人的路上，蹦蹦跳跳的不時地拉一下褲子，笑得肆無忌憚……真得好像一個孩子，真的以為擁有了整片天空……裏面的服務員仍然是那個女孩子，只是她已經不認識我了，那時候店裏只有我們兩個人，現在熱鬧了許多哦，只不過一個月哦，怎麼感覺遙遠了許多呢？我們依舊坐在店裏，對著餛飩開心地笑著，對於美食，我們同樣的迷戀。

我們去了淨寺，門口的桂花，填滿了我這兩年的空白，在那個沒有秋天沒有落葉沒有桂花香的地方，我的生命有一段是空白的。他還是如同在靈隱寺一樣拉著我的手，慢慢走著看著菩薩，仍然拉著我跪下許願，他的溫柔沒有多一分也沒有少一分，似乎那一天和這一天重合了，中間的離愁別緒完全可以忽略，等待的痛完全可以忽略。

車站上人很多，開始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等了很久的車，人很多，我們只能挨在門口，看著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雨到了這裏纏成線，纏著我們留戀世間，如果真的是這樣，日久不斷的雨會下上一輩子，豈不是永遠糾纏不清了……車子顛簸得厲害，我站的比他高一階，正好可以稍微看到他的頭頂，正好可以一點點居高臨下的凝視，正好可以全都依靠在他身上。到站開門的瞬間，雨停了，只留下濕濕的地面和雨後的氣味。

路過一家毛線商鋪，我拉著他走進去，仔細挑選了顏色毛料，詳細問清楚了針法，拎了六兩淺藍色和白色相間的毛線和四根針走了出來，想好了要織一條長長的圍巾，一針一線才能承載起思念的分量。

杭州的店的名字喜歡用海，海海唱唱啊，海藍藍阿，就像藍色一樣讓人舒適放鬆，我們過的如同生活一般，心中完全沒有悲觀的未來，他說「將來我們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呢」，想像著那個似乎近在咫尺的未來，我是這樣以為的。「不懂啊愛恨情仇煎熬的我們，都以為相愛就像風雪的善變」，我怎麼可能也

怎麼可以在這時候去想，對於二十一歲的我們來說，永遠是一個多麼奢侈的事情。

陽光燦爛，陰雨朦朧，日夜白晝彷彿都虛幻成一種可以隨時替換的背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那樣的時候，閃爍的只有愛人的眼眸。回到上海已經是中午了，仿佛我們意識到離別的時刻就要來臨了，我們去了很多地方，慢慢的，我的包裹面多了一疊十六張的粘紙照，我的手上多了一枚閃閃的戒指，還有月餅，還有火鍋，我們拼命透支著時間透支著精力透支著相聚的感覺。

趕去機場的時候已經是最後的時刻了，奔跑進去，他閉上眼睛揮手讓我快點進去，我跑了幾步，停下來，衝回去緊緊地擁抱住了他，他貼了貼我的臉，不知不覺我就走了，沒有回頭，太短的時間太短的擁抱，讓我來不及好好

看看他，讓我的感情來不及釋放，讓我沒有說出心裏的話，就這樣一瞬間被切斷了。然而感情就是這樣了，像水一樣，哪怕一瞬間切斷了，剩留得將會是思念的連綿不斷……

登機開始，過程環境和四天前回上海一模一樣，這樣的殘忍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看向窗外，我總以為我正是向上海飛去，我總以為停下來時候我就到家了，我總以為會有這樣的穿著黑襯衫牛仔褲的人將我一把擁住再也不讓我離開……

現在的窗外是午後的陽光，耳邊是江南的旋律「愛有萬分之一甜，寧願我就葬在這一點」，不自覺地跟著哼唱，四天的夢境過去了，但是我清楚得很，這只是一個開始，當我們被牽連起的那一天起，時間就已經凍結，瘋狂就是永遠。

